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第1267期(2025年12月10日) WWW.MINGHUI.ORG

•被迫害致死并确认姓名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数：5290名

•三退人数：

自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起退党(团、队)总计人数：455,484,782

•翻墙找到明慧网

自由门电脑版：<https://j.mp/fgp88>

自由门安卓VPN：<https://j.mp/fgv88>

无界一点通(安卓)：<https://s3.amazonaws.com/693/um.apk>

无界浏览电脑版：<https://s3.amazonaws.com/693/u.exe>

明慧网成立于一九九九年六月，致力于收集、整理和发表关于法轮功真相的第一手信息，维护和弥补迫害环境下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



图：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于十一月九日开幕，十二月二日结束。

本期内容提要

【海外】读大陆法会文章 海外学员添正念

【法会】巨难不惑 放下生死走向神

【法会】放下怕、斗、恶 慈悲心就出来了

【法会】消业中向内找自己的一思一念

【法会】讲真相的智慧法中来

目 录

◆海外综合

读大陆法会文章 海外学员添正念 3

◆大陆法会

巨难不惑 放下生死走向神 10

放下怕、斗、恶 慈悲心就出来了 17

消业中向内找自己的一思一念 26

讲真相的智慧法中来 34

六、万物皆有灵

万物有灵这是真的。有一年的傍晚，我们全家人用影碟机播看惊艳全世界的神韵演出，突然听到北窗啪啪的拍打玻璃的不小的声音，我走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刚打开窗户不到半尺宽，猛的飞进来一只大蜻蜓，落在影碟机对面的窗户上看神韵，一动不动。第二天天不亮，我怕蜻蜓在屋内乱飞，我把窗户刚打开，大蜻蜓就飞走了。我想蜻蜓和人类接触是危险的，它怎么知道来我家没有危险？它的目的地是来看神韵吧，不然怎么在放映神韵时来呢？如果是这样，它比有些人可明智多了。大法弟子冒着危险给人看，一些人却不要，而蜻蜓却冒着危险来看，真有灵性。

五年前的秋天我在老家伺候父母，因没有事我坐在屋内门口，拿来自做的竹箫吹《得度》曲子，美妙的音乐刚起，外面的蟋蟀就停止了鸣唱。我心想蟋蟀们你们也听听大法的福音吧。当我吹第二遍时，不知哪来的一只蟋蟀突然蹦了一尺多高，落在了正在吹响的箫上，静静的趴在那。过了一会，我吹完了第二遍停下来，周围一片寂静。忽然那只蟋蟀在竹箫上开始唧唧的鸣唱，两、三声后蹦走了。屋外的蟋蟀们又开始了鸣唱。当时我想有意思，今晚蟋蟀们的乐章可能改成歌颂与大法的圣缘吧。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编者注：因篇幅限制，《明慧周刊》所收内容仅为明慧网每周内容的小小一部份，且多数文章为缩写版。交流文章代表作者在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谨与同修切磋。请大家共同“以法为师”，“比学比修”。】

读大陆法会文章 海外学员添正念

（明慧澳洲记者站报道）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九日至十二月三日，明慧网陆续发表了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九十篇法会交流稿。由明慧网主办的年度大陆法会是海内外大法弟子的一次重要盛会。澳洲法轮功学员表示，这是自己修炼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就如参加大陆法会一样，受益匪浅。

师父洪大的慈悲，大法的伟大，同修们对法的坚定信念，救人的紧迫感，震撼着澳洲学员的心。学员们感恩师父，感谢明慧和大陆同修，使海外的同修能有这样的机会，找到自己的很多不足，提醒自己修炼的严肃和神圣，也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正念和正行有了更深的认识。

阿德雷德的陈女士表示：“每年阅读或聆听明慧网举办的大陆法会同修们的修炼体会，是我修炼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受益匪浅。师父洪大的慈悲；大法的伟大；同修们对法的决定信念；救人的紧迫感，震撼着我的心，整个人被慈悲的巨大能量溶化着，每次都感动得落泪。”

《你敢讲 他就敢退》一文，讲述了同修如何克服怕心、急躁心，突破困难面对面讲真相的修炼过程。从开始的“我看看这个人，不行，自己讲不了；看看那个人，感觉是坏人，不敢讲”，到后来达到“你敢讲，他就敢退”。陈女士说：“我感到敢讲是同修经过魔炼达到的境界，才能使对方敢退。”

《坚持二十年 每天走出去救人》一文的同修说：“我没有自己年龄大了”的念头，不管自己的年龄大小，每天必做的大事儿——讲真相救人，我必须做好！”

有一次在讲真相中，听者问了那位同修一个百思不得

大法弟子要做好这件事，生活必须有保障，虽然我不知道将来怎么样，我的直觉是把市里唯一一套还着贷款的房子卖掉会有生活保障。我和妻子（同修）商量，妻子说，房贷我们还得起，就这一套房子卖了会给大法抹黑的，不卖。我只好放弃。

过了不长时间，女婿用妻子的身份证贷的款投入了P2P平台，平台倒了贷款还不上了。银行整天打电话逼妻女还钱，我们没有一点积蓄。那段时间，我们家象天塌了一样，妻女整天以泪洗面，不知怎么办。我对她们说，我们还是把房子卖了吧，这是最好的办法，虽说穷家难舍，可没有别的办法了，将来说不定会很好。

她们同意了。我想，古代修道人在做明智的选择时，书中写的轻描淡写，没有想到我在选择时，却是被逼无奈，家人痛苦万分，我的心也有些沉重的感觉。房子卖了，第二天我的思想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我想不想了，但压不住就是想。

我背法吧，我就背《洪吟四》中的《来世就为这一回》。我背了两遍后，感到霎时身心去了一层物质，卖房子这件事不再想了，不再怨恨任何人，无债一身轻，我感到了法的力量。

现在世人的暴戾之气特别重，谁都没有办法，政府都头疼。如果人人学大法，按着真、善、忍做人，世间自然就没有极端事件。在大法弟子中有多少浪子回头、以德报怨、能容人的大善之举。我的家人们都高兴，还清债还剩一部份钱，我们又搞了一些投资，到今天以前损失的钱都又回来了。

近几年我和妻子只找轻松的工作，我们一直有时间做大法的事，这样的安排真是太好了。

其解的问题：“象你八十多岁这个年龄，应该在家享受晚年……你究竟是图个啥？”同修说：“多少大法弟子千辛万苦，不畏生死，几十年如一日，就是希望你们能明白真相得到救度。”这个细节让陈女士被师父洪大的慈悲感动得落泪，被同修对救度众生的紧迫感所震撼。

陈女士表示：“对比之下，在海外宽松的环境中，我有时碰到困难时，就用年龄大来掩盖自己的安逸心，满足这种按部就班的状态，多做点就感到有压力。在不知不觉中懈怠、麻木。”

珀斯的陈女士表示，最近一直在听明慧广播中的大陆法会交流，一集都不想落下。她说：“大陆同修们从法中修出的正念和慈悲深深感动了我。有两个小细节，印象深刻。一篇是《无论如何 这大法我是修定了》，同修经常被丈夫打骂虐待，浑身是伤。最后丈夫再骂她时，她想怎么办呢？她看到了暖水壶，给丈夫倒了一杯水，对他说：‘你喝点水吧，骂了半天，多渴。’在自己极度委屈痛苦的时刻，她心里想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她的丈夫乐了，从此，再不打骂她了。她的善化解了这一关难。”

（明慧台湾记者报道）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共收录九十篇大陆学员的修炼心得。内容涵盖各行各业和不同年龄层的同修，呈现出真实而厚重的修炼历程。台湾学员普遍表示，阅读后更加珍惜在世间救人的宝贵时间，与每一次面对考验和提升心性的机会。

在《修去“私”》这篇文章中，作者同修担任小组主管，面对利益分配、误解和抱怨时，最初感到委屈、压力与不知所措。但在一次次矛盾中，她不断的背法和向内找，去掉许多委屈与私心。

牙咧嘴。同修一见要迫害，大喊“法轮大法好”，喊的同时同修感到自己一下起空了，高大无比。同时捉着她的三个小伙子被甩出两三步远，他们说：“这个人有功！”

他们把同修送到外地看守所要照相时，同修想我可要照个伟大的形像，两个高大的警察抓着同修的两个胳膊说，准备好了照吧。同修见此高喊“法轮大法好”，同修又觉的起空了，把两个大小伙子甩出老远。看守所的人见此说，你们回去吧，不收了。

同修安全回到家。我见到同修后，同修给我讲了整个过程，并说她向内找自己，觉的是想要救我，要和派出所的人员讲真相的心才被迫害的。我当时想，怎么说为了救我？我出来一个月了，你自己有点争斗心，又不注意安全才造成的。

我回到家静下来一想，她是为了救我，我找出了与同修的差距，与法的差距，人神之间的差距，我的争斗心、怨恨心已经强大的到了可怕的地步。修了这么多年，还不如常人，付出了代价才找到。师父啊，我错了，弟子永远欠师父的，就象植物需要阳光雨露的滋养才能生长，弟子们需要同化您的法光才能永驻。我一定要修去不好的心，做好三件事。

五、靠背法放下执著 柳暗花明又一村

许多古代修道人的故事中，修道人未卜先知，提前把事情做好，虽当时人们不理解，可结局非常好。现在的大法弟子在师父的导航下，也应该提前把事情做好，讲明真相使人三退，并教人记住法轮大法好；不管世人当时理解不理解，世人就会有美好的未来。

四、怨恨心争斗心招致的严重教训

在二零一八年以前我一直顺利的做着三件事，多次出现有惊无险的事都被师父化解了。由于越来越了解邪党的邪恶，是一个比流氓还流氓的政党，坏事做绝，冤假错案赛过历史三千年，贪污腐败赛过历史三千年，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我的身心充满了深深的怨恨而不知。

有一个听了我讲真相过程的人告诉我说，你修不成。我是恨邪党，修成修不成不要紧，只要把人救了就行了。

可接下来我在公园遇见了一个信道的人。他接受了资料并颐指气使的说，你们法轮功应改个名字。我看他那样，大概说“小道何能指使大道修行”，他听了就把资料扔了。第二天我到广场看到一个似乎是有身份的人，他接受了资料并说刚从国外回来。我说国外好，有人权，他说好啥，没有安全感，每年都有好几起枪杀案。我说中国每年都有好几起菜刀随意杀人案，中国老百姓要是有枪会把当官的都枪崩了。他的脸色立刻难看，不搭理我了。

按我的直觉，这两个人能救了，可这两次我说话都似乎没有经脑子就吐噜出来了，没把人救了还推了人家一把。过了不长时间的晚上，我劝退了七个人，准备回家时却被绑架了。在公安局，我自认为做的好，可还是被他们整了。我怨师父这回怎么不管我了？我做了一个修炼人最可耻的事，按了手印，当时想出去写个声明好了。

在被关的十天里，我知道是怨恨心惹的祸，在那里我给六个人做了三退，但不知差在哪里，没有体现出法的威严。一个月后，我身边的同修被绑架到了派出所，她看到所长要打她时，她想，让拳头返到他身上。拳头打过来了，同修无意的一扭头，所长的拳头打在了墙上，所长痛的直吡

在大法中修炼了二十五年的台湾学员方女士表示：“我反问自己，如果是我遇到了这样的状况会怎么样呢？我发现内心也会有发怵、畏难，并下意识抗拒这种增加工作与心理负担的状态。”

方女士说：“有时候在生活中，对方对我好，我也和善对待。但若别人对我冷漠或不好，我不能完全做到心无芥蒂、以德报怨，甚至可能避开对方。还有我的母亲对人很好，总是热情帮助朋友，但当那个人没能同样对待母亲时，我也会替母亲感到委屈。但母亲告诉我，她在给予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得到回报，因为帮助人是很单纯的善心。”

从大陆法会的交流文章和与自己母亲的对话中，方女士看到自己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私心。她说：“抓住人的东西不放，也就离神的境界越远。”

修炼二十多年的台湾学员林女士，阅读《挺直腰杆讲真相》后表示：“我一向自觉不善言词，常常怯于开口。看到作者不在意自己咬字不清，仍积极出去讲真相，让民众明白真相而有个美好的未来，这种为他的精神和勇气，很鼓舞我。”

作者一再告诫自己“要忍”，“改！一定改！必须得改！”甚至请同修打印了好几张大大的“忍”字，挂在家里时时提醒自己。她说：“回头看自己，也有很多不好的心，如安逸心、妒嫉心等，可我总是装糊涂不去面对。看到同修这么坚决的去执著，我自己也要诚实面对，努力归正才行。”

（明慧德国记者站报道）随着第二十二届大陆法会文章的译文陆续刊登，德国学员西尔维亚感叹：“所有文章都以某种方式打动了我。当然作者同修并非直接针对我的内心在讲，但我能从每一篇中都认识到自己修炼中的不足，并启发我如何改进。”

最令西尔维亚印象深刻的是《一正就能压百邪》，文章谈到一位女大法弟子因帮助被关押的同修，在警察突如其来的骚扰以及被警察欺骗并绑架的过程中如何堂堂正正面对的经历。

西尔维亚表示：“作者同修在大陆那么大的压力环境下能够坦荡的向很多人讲真相，这让我看到自己的差距。”她解释说：“比如在当地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活动中，尽管我很努力，但还是常遇到路人说没时间之后就走开了。我知道这和自己的状态有关，我必须增强正念，才会有更多的人停下脚步听真相。”

西尔维亚通读了二十多篇大陆法会的翻译文章，最大的感受是明确了正念的重要。她说：“我非常感谢所有中国学员的坦诚分享，对他们的精进、毅力、真诚和坚定不移表示敬意。我希望自己在树立正念这方面不断提高，更好的讲清真相。感谢师父对我的耐心。”

（韩国学员报道）明慧网每年举办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是海内外大法弟子的一次重要盛会，给全世界大法弟子提供了一个比学比修的机会。明慧网发表的第二十二届大陆法会的每篇交流稿，都在证实着师父与大法的伟大，讲述了大陆学员在严峻的环境中修己救人，走出人、走向神的提高过程。文章深深打动了韩国学员的心，激励我们找到各自的差距和不足，从而更加精进实修。

韩国法轮功学员金先生阅读了这次大陆法会的多篇文章（译文），很多次他都眼眶湿润，不禁感慨师父伟大、法伟大，阅读《突破私心 慈悲劝退警察》后，他表示：“感觉同修平日的生活十分清淡简朴，但或许正因为心早已不在这些物质层面上，所以也就无所谓苦与不苦。当读到作

我的两个女儿从小到大都不反对我修炼，还帮我保护大法书不被爷爷拿走。现在虽说大女儿离了婚，但她不觉的苦，她的事业做的还好。

小女儿在上培训学校前两天的晚上，我连续两晚上做梦都把小女儿丢了。从没有做过这样的梦。那天下午小女儿打电话说要上培训学校，我说不要去了，我做梦把你丢了。小女儿很听话，没去。后来小女儿上了其它培训机构，等到高考成绩出来，她的专业成绩比第一个培训学校的最高分高二十多分，上了本科大学，现在是研究生。

跟着我们的小外甥上一年级了，有一天他对我说，世上没有神佛，骗人的，谁看到了？不知是谁跟他说的。其实从小我们就叫他念“法轮大法好”，叫他相信师父、相信有神佛。他小小年纪就得过歪脖、腱鞘炎，医生都说得医院动手术，但民间的大夫都给治好了。

一天，学校要他们全班学生戴着红领巾照相，小外甥就不想上学了，他怕着魔。我说你不要怕它，你求师父啊，我给你发正念。孩子回来很高兴的说，全班只有他没有照相，老师嫌他走路歪不让他照了。我问他你怎么歪着走？他说我不觉的歪啊。我说，你前不久说没有神佛，这回信了吧？虽然我们看不到神佛，你求了师父，神佛就帮了我们，人做不了，神佛真的存在。小外甥真的信了，学校发的红领巾回到家就扔垃圾桶里了。

我还有许许多多相信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例子，只是觉的家里人的事讲出来生动，我才选择这些。在这个纷乱的世间里，世界真的需要真、善、忍，知道法轮大法好，才能躲过大劫难。

的打压时，父母怕了，我的母亲不炼了，我的全家人都开始反对我炼了，尤其父亲时时的盯着我。

一天下午，我知道父亲又来看我，就开始发正念。父亲进屋不知感受到了啥，他说：“你还向我使功啊。”立刻走了，从此只是说我不要炼了。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听，几年后他得了脑血栓还说我。八十岁时他又栓了，这回栓他怕了，在医院护理期间我跟他讲，本来一人炼功全家受益，你不但瞎说还撕大法真相标语，法轮大法是佛法，这是做了世上最不好的事……你要知道大法是最正的，常念你会得福报，你会把拐棍扔了。

我讲了许多事实，终于把父亲讲通了。他开始念“法轮大法好”了。后来在屋中，父亲行走不用拐棍。母亲炼过，知道大法好，父母都是九十多岁去世的。

我的大姐夫由于我给他讲了几次真相，他叫其他同修给他三退了。后来他在经常出事故的地方出了车祸，那段路程出车祸生还的很少，他却康复出院了。大概两个月后，我的二姐夫因昏迷住院了，二姐夫昏迷期间只喊我的名字——二姐夫是明真相的。我向他住院的方向念了几遍大法好，求师父救他。一个月后二姐夫健康的出院了。

全家人都高兴，我向大姐夫还没有讲完这件事情，大姐夫脸沉似水的说，你到哪三句话不离本行，我就硌应（不喜欢）这。我说不喜欢不说了，不要生气。我想他大概是看电视看的或是其它闹的。不久有人传信给我，我的二姐夫又住医院了，我说不，应是大姐夫又住院了。再问，确实是大姐夫，我看他时叫他念法轮大法好，他就是不念，不长时间就去世了。

者去索回宝书的那段经历时，作为旁观者的我都会替她捏一把汗。然而作者同修却表现得那么从容、平稳，这大概是因为她的心已经升华到那个境界——整个人真正溶于法中，所以才能如此坦然无畏。”

金先生说：“只有这样的师父和这样的大法，才能教出这样的弟子。”

《修炼向内找 坎路变坦途》一文，深深震撼了韩国法轮功学员元女士。作者写道：“‘你甘愿吃苦吗？你甘愿吃苦吗？你甘愿吃苦吗？’我始终回答不出来‘甘愿’二字。我一遍遍的逼问自己。大概问了自己半个小时后，终于心里松动了，不委屈了，不难过了。”

元女士表示：“我被震撼了。读同修的交流文章后，回首自己的修炼历程，在婚姻破裂、债务缠身、生活艰辛以及工作危险的重重考验中，我看到了自身的争斗心与对得失的执著。看完文章后，我问自己：能坦然的不执于世间得失吗？能心平气和的把吃苦当成乐吗？还债仍觉得委屈吗？现在，我坦然了，心平气和了，不委屈了，一直箍着我的黏糊糊不透明的物质消失了，浑身轻松了。”

（明慧欧洲记者站报道）瑞典法轮功学员君女士是修炼近三十年的老学员，阅读了二零二五年明慧网大陆法会交流文章后，更深刻认识到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学好法，注重在理性上认识法、破除观念去人心心的重要性。其中《清醒认识正法修炼 神起来》一文对她触动很大。

文章中作者提到：“我们是这场历史大戏的主角，与众生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而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大法弟子是来世救人的，不是来承受迫害的。”君女士表示：

“作者通过不断的学法，逐渐从感性上升华到理性上认识到正法修炼的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转变了观念，用亲身实践验证了弟子正念足、做事在法上，师父的法身时刻都在保护加持着弟子，真的是可以神起来的，邪恶的迫害也根本就不起作用。”

君女士还谈到《用法律反迫害》和《面对面讲真相使用功能的几则例子》这两篇文章也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悟到：“实践证明只有大法弟子符合了法的要求，真正从理性上认识法、明明白白在法上修，那运用从法中修出的智慧、运用功能与神通、助师正法，从而达到反迫害讲真相救人的效果是令人意想不到的。”

她说：“同修的正法修炼过程再次见证了弟子的一切都来源于法，见证了师父的慈悲、大法的超常与威力。”

（明慧记者加拿大报道）加拿大修炼了二十八年的袁女士读了大陆法会同修《忠勇助师正法路》的交流文章后感触很大。她说：“师父家乡的大法弟子，精进学法，坚定正念正行，忠勇助师正法，是我们大法弟子主体的中坚。”

多伦多大法弟子梁先生对《处处都是修炼环境》这篇法会交流感触特深。文章里有这么一段：“从拘留所出来我就好好想想：该怎样修自己呢？但是心里有点目标，就是去派出所要东西，给警察讲真相。警察也是等救的生命，这过程也是修炼的历程。”梁先生感慨：“作为修炼近三十年的老大法弟子，自己已身在海外自由社会，讲真相却和大陆大法弟子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明慧北美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一些法轮功学员分享了读大陆法会文章的体会，有学员提到，大陆学员的文章“纯净干净、朴实无华”，对照自己在海外环境中的修炼，

我告诉对方，缘就象歌中唱的，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千年修得同船渡。

当时我都惊讶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从此我时常向人讲法轮功真相了。有时被人问住回答的不理想时，我就开始想怎样把问题回答好，时常当天晚上就有了答案。慢慢的我给人讲真相就顺了，见人三句话就自然把话题引到法轮功上，感到一切事物都在真、善、忍的法理中。但也遇到过一个问题。

我村的同修向一个退休人员讲真相，那人讲谁给钱他说谁好，那意思是说邪党给他发的退休金，他说邪党好。我给我们村的人再讲真相，有些人就讲了，谁谁说了，谁给钱就说谁好。我虽然给他们讲了，共产邪党不劳动不生产，是我们的纳税钱和创造的价值在养着它，这退休金或养老金是我们以前创造的价值价值的回报。那人说那时谁不苦，为什么不给别人？我的回答打动不了他们的心。

大概过了一年的时间，那个谁谁的妻子开三轮车被撞死了，肇事司机给了谁谁二十多万元。从此再碰到那个说“谁给钱就说谁好”的人，我就说：“司机给了谁谁二十多万元，他能说司机好吗？黑社会给钱谁敢要？咱们领的钱是咱们创造价值的一小点的部份，大部份都被它贪了，咱们在养着邪党，反过来说邪党给的钱，这不是颠倒了因果吗？”

这样一讲，效果很好。在这么多年讲真相、劝三退、各种证实法中，我觉的面对面讲后并给一份真相资料效果很好。

三、努力帮家人明真相

当初父母都同意我炼功的，当邪党铺天盖地开始疯狂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邪党开始抓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并利用电视、报纸、各种宣传工具污蔑法轮功。我悟到这是要筛金，我必须入道修炼了。于是我学会了五套功法。没有想到，炼功不长时间，困扰我多年的胀肚症、急性肠胃炎症、鼻窦炎、头痛症，经常感冒症，所有不好的症状都没有了，从此吃什么都可以，睡的好，无病一身轻，法轮功真是祛病健身有奇效。

“天安门自焚”骗局出现后，邪党对法轮功的打压更疯狂了。我的母亲不炼了，同时我的家人们劝我也不要炼了。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我就打主意不炼了。

第二天，我发现我的思想回到了从前，没有了面对肮脏思想的压力感。之前从大法中我知道，修炼会遇到干扰，一种表现形式就是肮脏的思想会冒出来，我只有分清它不是我、不随着它想，师父就会给清除。我已亲身体会到修炼原来是真的，所以只放弃了一天，就又开始修炼了。

后来我和同修们接触多了，我才知道“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导演的骗局。

看了师父的新讲法，才知道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证实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世人头脑中装着大法不好是没有未来的，救人是多么的重要啊。

二、讲真相的智慧法中来

我的性格内向，不善言谈。

记的我第一次向人讲真相，话到嘴边两、三次就是张不开口，最后我逼着自己就是要讲，才和一个年轻人讲出法轮功健身祛病有奇效、“天安门自焚”是栽赃陷害的。讲到缘时，对方问什么是缘，我不知怎样开口时突然想到，

更加感受到“法伟大，师父伟大”和“身处这样一个修炼团体之中的幸运。”

这次投稿有不少大陆学员提到学习法律，并在日常讲真相，在遭到非法迫害时，面对单位领导的刁难，亲朋中的不解，他们能运用法律常识，劝告人们不要助纣为虐；更是面对公检法的人员时，不卑不亢的利用法律知识面对，为自己辩护，为营救同修努力。

《为老伴申冤 利用法律讲真相的修炼路》一文引起很多学员的共鸣。其中密西州的贾女士说：“大陆同修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在法的指导下闯出证实法的路，正念正行让人感叹。希望自己今后也能像大陆大法弟子一样，在自己的环境中踏踏实实的改变自己，按法的要求做，走好自己修炼的路。”

几位美国中部学员都谈到《用法律反迫害》这篇交流文章。其中一位学员表示：“作为大法弟子应该深入掌握一些在讲真相中所需要的常人的技能和知识，这个思路是对的。我记的师父曾多次鼓励弟子们要多学知识。那时没能很好的理解这句话的深意。”

另一位学员表示：“这位同修不是法律工作者，却在得法前自学法律，在之后用法律反迫害中，以救人为目地，广泛的给公、检、法、党委、政府机关等相关部门讲清真相，也成功的为同修、为项目减少了损失。在那样的险恶环境下能做到，真的令人感佩。特别是最后的感想部份也总结的很好，令我产生共鸣。尤其是：修炼第一、无可显示。”

巨难不惑 放下生死走向神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我很遗憾，有的炼功人到老、到死都没有把心从祛病健身扭转到返本归真上来。常人就应该老病死。据我的片面了解，把自己当病人去医院救命的同修，十个有九个回不来的。

我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状况？在法上修，谜中悟：可能是师尊帮我消业呢；可能是我的功、功能、生命体在长，在动呢……可能的原因上万而不止。

——摘自本文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

尊敬的各位同修好！

我在大法中修炼快三十年了。对师尊无限敬仰感恩，对大法无比虔诚笃信。借第二十二届大陆网上法会的好机会，向师尊汇报我年近七十岁以来难中不惑，放下生死，修己救人，走向神的提高过程。愿师尊欣慰，与同修共勉。不对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

人真是业滚业滚来的。我一出生就不断有取命的：冰天雪地生在母亲棉裤里，差点被羊水呛死；六、七个月时得白喉，差点被饿死；八、九个月时爬进牲口圈里，差点被牛踩死；三岁时头朝下栽进哥哥玩时挖的又深又窄的土坑里，差点憋死；同年差点被哥哥脱手甩出的大斧子砍死；五、六岁时被十几岁的傻子表姐带进河里，差点淹死，那

现的还是俗，有了名利又能怎么样？我的人生就随缘吧。但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那时玩的挺开心，只是时不时的看到或听到大人、小孩在吵架。他们使尽力气、痛苦的、疯狂的行为和用最恶毒的语言互相伤害着，我想：吃点亏怎么啦？人与人和平共处多好啊。

我从小到大一直喜欢听老人讲古代修炼人的故事和看神话故事，感叹神的未卜先知、大智大慧、无所不能、神通广大、大慈大悲、美好神界、济世度人，可在现实中，人与神遥不可及，尤其那个年代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的，敬神拜佛的只有少数人偷偷的做。

我年轻时期是改革开放时期，人们可以到庙里去烧香，但都是求财生子，世间到处充满了色情，人们的道德在急速的下滑着。我的心也被腐蚀了，有时想入非非，好在传统的观念一直在约束着自己，不能做出格的事。

许多人都感到现在世界不正常。有些人在传世界不满两千年之说，人类要有大的劫难。那时各种气功正在流传，我想，如果人炼的变成气，可能灾难就与我无关了。我于是开始关注各种气功，但一直感到不是我要找的。直到一九九九年的春天的一天，练气功的母亲对我说，她们现在已改为法轮大法修炼了，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法。

当时的我认为自己对各种门派都有点了解，哪一门都不敢称大，口气这么大的，我要看看她们的经书。结果当我看完《转法轮》这本书，我知道了怎样做好人，怎样修炼的人，宇宙、神、人之间的关系，觉的人与神那么近，还知道了许多天机，这真的是宇宙大法。我的人生观变了，这就是我要找的！我要修炼就修炼法轮功了！因为当时三十来岁的我，还是觉的应该以成家立业为主。

讲真相的智慧法中来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我村的同修向一个退休人员讲真相，那人讲谁给钱他说谁好，那意思是说邪党给他发的退休金，他说邪党好。我给我们村的人再讲真相，有些人就讲了，谁谁说了，谁给钱就说谁好。

大概过了一年的时间，那个谁谁的妻子开三轮车被撞死了，肇事司机给了谁谁二十多万元。从此再碰到那个说“谁给钱就说谁好”的人，我就说：“司机给了谁谁二十多万元，他能说司机好吗？黑社会给钱谁敢要？咱们领的钱是咱们创造价值的一小点的部份，大部份都被它贪了，咱们在养着邪党，反过来说邪党给的钱，这不是颠倒了因果吗？”这样一讲，效果很好。

——摘自本文

在第二十二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之际，首先我要表达对师父无尽的感恩，在师父慈悲的看护下，我才走到了今天，还要感谢同修无私的帮助。下面分享我修炼中的一些故事。

一、找到正法

我记的我小的时候很善良，每次听到小孩哭的时候，我就叫母亲出去看看，是不是小孩找不到回家的路或找不到他的妈妈了。

在上小学的时候，我看到周围的人争取到了名利但表

呛咳窒息的痛苦记忆犹新；二十七岁时被挤下站台，差点被火车轧死……

得法才明白是师尊的看护，我才能一次次死里逃生，有机会成为大法弟子。修炼后师尊为我净化身体思想，道德升华，要命不要命的病都好了。二十五年里的体力精力，年轻时候都比不了。

修炼何等严肃？由人到神多么不易？越炼越舒服是不可能的。年近七十岁以来，血与火的严酷环境中，我身体突然险象环生：长赤施，是《黄帝内经》十七死中最凶险的一种，“十日死”。一周掉十四、五斤体重。左脚跗骨骨折，右手腕骨骨折半残。糖尿病所有假相轮番表演，两次烂脚。视力、听力、体力、味觉急剧下降。两眼已三年对面不认人了。嗅觉幼年丧失，手脚痛觉消失，麻、冷、肿。常年大便秘结。腰膝无力，直不起腰，走不动路。老摔跟头，膝肘的旧痂十几次、二十几次的摔掉。间或有张不开口、穿不住鞋、面瘫等等脑梗假相。

不仅“老、病、残”来袭，还多次过死关。除了长赤施，患糖尿病等假相，还突发心梗。憋闷、晕厥、暴汗、拉床上；还有狂咳到呕吐，尿床，窒息。八月中旬一同修来学法，说我二月那天烂脚，狂吐狂泻，走路打晃，摔跟头，读法发声困难，身上有死人味。邪恶来取命了。我念正，师尊把我救过来了。谢谢师尊！那天我没有心梗、狂咳的濒死感觉，根本就不知道，可能还有我不知道的。

我信师信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

我在法中明白：“真修的人没有病”（《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我的身体师尊已经完完全全清理干净了，我从不把这些假相当病。没动过去医院的念

头,也不为治病存钱。一个人生活再难也不告诉外地的子女,也不让同修帮发正念。有师有法呢。

我认识到,遭罪是在把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转化成德,是修炼提高的好机会。细品一下,那些病的假相跟对应的病不一样——十日死的恶疮赤施没用药,一周出头了;糖尿病两次烂脚没看医生,分别四天、十几天收口结痂;我面色粉白,皮肤细润、紧致,没皱纹,从不用化妆品。浑身轻飘飘的没一点病容。

我很遗憾,有的炼功人到老、到死都没有把心从祛病健身扭转到返本归真上来。常人就应该老病死。据我的片面了解,把自己当病人去医院救命的同修,十个有九个回不来的。

我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状况?在法上修,谜中悟:

可能是师尊帮我消业呢;

可能是我的功、功能、生命体在长,在动呢;

可能是改变本体呢;

可能是我救的人带来的罪业在消呢;

可能是我为背后的生命承受呢;

可能是自己德大身体上多承受长功呢;

可能是师尊见我心性提高了稳定了,能悟能修了,设关设难让我上层次呢;

可能是在史上有以“老病残”之躯得法苦修的誓愿呢;

可能是我学法不能一心不乱,不敬法被惩罚呢;

可能是我喜欢读的古籍、杂书招来了不好的东西,这个执著,眼睛不行了,才不得不放下;

可能是我本性的一面不正法,邪恶钻了放任的空子没完没了的迫害我呢;

不会有事的。再说了,真要是上医院那才麻烦呢,你又得花钱,又得陪伴,还管不了家,孙女放学你也做不了饭。我不就是躺两天吗?你什么事也不耽误,还不用花钱,何乐而不为呢?

小姑子跟我住在一条街上,一会一排房的人都得知道我有病不去医院,我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影响众生得救更不是个小问题呀。师父,怎么办呢?想着想着,我就迷糊睡着了,忽然被播放器里师父当当响的讲法惊醒了:“你越难受的时候说明物极必反,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必须全部净化了。”(《转法轮》)我脱口而出,师父,我绝不当破坏正法的魔!我要炼功!一掀被子下了床,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没有任何障碍,哪也没疼。感恩的泪水“刷刷”的流了下来,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

初五上午,我到了小姑子家,尽管走路腿和脚还有点别扭,但是走慢点别人看不出来,我要用实际行动证实大法的超常。正好一个邻居在她家,邻居吃惊的问:“你好啦?”我说完全好了,怎么好的这么快啊?我说就是炼功、学法就好了。之后,我一会到门外扫扫台阶,一会到门外自来水洗洗抹布,为的是让邻居看见,我好了!大概五、六天的时间吧,走路腿不酸痛了,脚也消肿了。

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太深刻了,我悟到,只有多学法,才能做到平时就用法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用纯净、平和的心态为他人着想;受益于大法一定要用实际行动证实大法的美好,助师世间行。

感恩师父慈悲救度!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天是怎么了？半天的时间一个真相都没有讲，一个真相优盘也没有送。师父苦心给我安排的这么好的身体和心态，我一点也没有利用好，真是事与愿违，更是对不起师父啊。

向内找，觉的是开始不想回去、想歇歇的那不正的一念造成的，那不是懒惰求安逸心吗？不想讲真相救众生，受益于大法却不证实大法的美好，旧势力就会抑制你的思想或是制造麻烦不让你讲。这同样不是个小问题。

三、看淡情才不会被情带动，才能有慈悲

经过一夜的正邪大战，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感到思想已经稳定了。初三早饭后，腰就不疼了，能够坐起来了，但是尾骨处及右腿疼痛，感觉右腿内有一根筋抻着，不能伸直，而且右脚肿了，不能走路，蹲不下，起不来。

娘家侄女来了，劝我去医院，我告诉她修炼人没有病，这是不正确状态，等我归正了心态，自然就好了。侄子说，你这真不是病，不用去医院，也不用打针吃药，我把正骨的师傅接来给你捋一捋就不压迫神经了，就哪都好了，也就不用受罪了。

他们都知道大法好，见我不动心，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隔天，小姑子来了见状就说，你这不是好了，是下走了，就是压迫神经严重了，再不治就瘫了。还举了几个常人的病例，并马上要拉我去医院。我对小姑子说，谢谢你，咱们一家人你才这样着急，这么多年来，你已经知道了大法是超常的，我不想走打针、输液这条路，我还是选择修炼吧，我炼炼功就好了。

小姑子走后，丈夫可就不干了，真是连骂带央求的说：“你要是瘫了，这个家怎么办？”我说放心吧，我有师父管，

可能是旧势力利用我的魔难修同修呢（有同修不只一次说过，我若修不成，她们谁也修不成）；

可能是旧势力利用我没修去的人心，没消去的罪业在邪恶的干扰检验迫害我呢；

可能是在历史上跟旧势力签过约，答应末后以老病残的状态得法，从而干扰正法，阻挡众生得救呢；

也许我就是被安排起负作用的；

.....

可能的原因上万而不止。

我对师尊说：干扰正法救人的是旧势力，徒儿不为旧势力承担罪责。求师尊为徒儿做主。我对师尊表示：作为您的弟子，徒儿我的一切由您安排，徒儿只走您安排的修炼道路，其它的安排都不要。假如徒儿在历史上跟旧势力签过那个约，假如徒儿就是安排起负作用的，求师尊救救徒儿。徒儿粉身碎骨，形神全灭也不要那个约定，不要那个安排。徒儿就是要追随师尊，同化大法。假如徒儿正念强也过不去，不能完全否定邪恶的安排，请正神销毁徒儿为正法所用。

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些关难？我在法中明白，可能是早前我心性不高不稳，对大法、修炼缺少理性认识，出现这些关难我可能不悟不修了；可能我还有意识不到找不着的该去的执著没去；可能我救的人多了，承负的业力也多了；可能是旧势力等我年纪大了，冲着人怕老病死的执著来的.....

无论如何，我体悟到师尊的安排，慈悲有序精妙，真为弟子着想，感恩师尊。旧势力妒嫉狂妄，钻空子迫害，真要毁我们。我们正念除恶，理所当然。

我在法中明白：“七·二零”以后个人修炼全面转向正法修炼，师尊没给弟子设个人修炼的关难，人体改变的反应也不会影响做三件事。大的关难是旧势力的邪恶干扰、迫害和检验。邪恶之所以能干扰我，干扰了我，是我有问题了。我一直在向内找，同修也帮我找。找到很多该修去的执著：妒嫉心，争斗心，善心耐心不够，说话语气不好；不让人说，好面子；好看别人缺点；不修口，急于表达，显示证实自己；懒，不爱炼动功；依赖心重，电脑所有操作都靠同修等等。

还有一种特殊的色欲心。不是欲望，是在学法炼功中也会冒出的——我以往知道的性暴力罪案，小说的情色描述。假我还会旁开一枝，胡编一气，这种干扰与我得法前帮别人写过七篇涉及情色的短小说造业有关。对不起看过那本小说的读者。我发正念清除的同时，请求师尊帮我洗掉不属于真我的、真我不要的人的执著和罪业。

在法上，找对了，归正了，死关，师尊都帮我化解了。视力、听力、体力、右手功能还没恢复。可能没找对，或找对了没在法上归正；可能这些债要魔一段时间才能过去；可能要提高提高心性了。

比如我在法中明白：不把自己当病人、老人至关重要。我不把自己当病人，却老把自己当老人。有时却会因为年纪大而原谅自己的懈怠。蹲下起来，干点活会不自觉的哼哼。

大法性命双修，老态是表面，是假相，是旧势力的安排。我决定，不承认自己是老人从不哼哼开始。谁见过年轻人哼哼的？

再如，关难中求师尊，多学法，多炼功，向内找，发正念，善解，反制邪恶，运用功能神通等等，有个基点问题：为

不销毁它，它能不干扰你吗？这位老年女同修马上就把邪党的十大元帅画像揭下来烧了，以后再也没有听到马的奔跑和马的叫声了。我把这件事作为笑话讲给他们，他们没有说什么。来年再去他家的时候，那画不见了。

这么多年下来，大家都知道我是炼法轮功的，觉的该讲的都讲了，不听的也就不听了。这一次，临近过年的这几天，我又是打扫卫生又是整库房的，觉的有点累，想歇歇。所以，就不想回去，想在家看神韵好了。可是转念一想，我这不是自私吗？大法弟子这点累算什么？助师救人讲真相才是我要做的。于是，我带上几个真相优盘就和丈夫、儿子一起回去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不但没有觉的累，走路还很轻快。

一个本家弟媳妇对我说，嫂子，你的身体可真好，我说是啊，我二十八年来没有吃过一粒药，也没有打过针，她说真好。我竟然没有提是受益于法轮大法！就连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婶子跟我说她腿疼，走路费劲，我都没有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好在我以前给她们讲过真相，也做了三退。

最让我遗憾的是错过了一个清华女学生，她们一家人住在北京，这是回奶奶家过年，虽然不是我们本家，但是和她奶奶很熟悉。我本来是想给她爸妈及她在南方工作的叔叔婶婶去送优盘的，因为从疫情开始到现在一直没见过面。可是看着满屋子的人，大脑象被抑制了一样，没有了智慧。还没有想好怎么搭话，她家就又有客人来了，我们只好给客人腾地方。

在下楼的时候，就觉的右脚跟被蹲了一下，我随口说：“这楼梯怎么这么陡啊？”回家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想，今

的和晚辈出去拜年，可我是大法弟子啊，是有助师救人的使命的，所以每年都跟丈夫回去。

有的长辈会说，别跟他们去转了，让他们（指丈夫和儿子）去得了。可是我看到每年都有新媳妇和从外边上学回来的人，还有在家陪身体不好的老人出不来的人，我都有责任告诉他们大法真相，让他们得救。

有人会说嫂子，看你身体真好，我就说是啊，因为我是炼法轮功的，走多远都不觉的累，有的晚辈新人会小声说，不是不让炼吗？我就说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给了我好的心态，让我遇到矛盾找自己，说话办事替别人着想，真、善、忍装在心里多好啊！你可别听什么“天安门自焚”，那是假的！好死不如赖活着，你说给谁多少钱谁去烧自己啊？希望你也把善装在心里，愿你路越走越宽！有时我会带上几个真相光盘送给在外边工作回家过年的人或是大学生。

我们每到一家，主人送出来的时候，我都是走在最后，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和三退保平安的真相。

在农村，很多人家都在墙上贴着毛魔头的画像，我会告诉他们说，咱们年三十把老祖宗接回来过几天还要送回去呢，毛魔头都死这么多年了，是阴间的东西，咱们阳宅不挂阴性的东西，你说呢？有人说，行，抽空我摘了它。有的人笑笑不以为然。

一个本家叔叔墙上贴着一张邪党十大元帅骑着马的画像，我一下想起前些年我们这里一位老年女同修讲的一件事，她说，一到晚上就听到有人骑马奔跑的声音，还有马的叫声，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和其他同修交流，同修到她家一看，说你墙上贴着这个东西，都是邪党死鬼，所以晚上出来，你

了解除苦痛还是为了提高心性？为了身体舒服，还是为了反迫害救众生？我心不纯净，两方面都有，这是我该提高的。还有，救人上我也有圆满自己的小九九。

我在法中明白：啥也不是那么绝对的。修炼人不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修炼道路各有不同。同样的表现、状态背后的原因千差万别。没有榜样，没有便车，套用别人的做法不一定管用。得以法为师，在法上悟，在法上修。不能看到别人修炼顺风顺水，自己七灾八难就妒嫉不平，更不能觉的自己三件事都在做还关难不断，就质疑大法，抱怨师尊。

末后败坏了的人，能在大法中修成，是师尊慈悲，是法伟大；没修成，是自己的根基、悟性或忍耐力有问题。从来修在自己。

我在法中明白：放下生死就是神。修到现在我能体会“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洪吟》〈无存〉）的从容、踏实。当然，看淡、放下生死，不意味着可以敷衍生活，不珍惜生命。作为有使命的大法徒，命属于大法。再难自己没权利放弃，也决不允许旧势力妄取。去留只由师尊安排。生死魔难前只想保命的是人。巨难中我没有一个人孤单死去的恐惧，有师尊法身在呢；也没有死前没见儿孙一面的遗憾，看淡了。

今年二月的一天，可能就是同修说邪恶来取我命那几天里。一个年轻同修看我状态不好，要告诉我孩子，还要我的医保卡，打算随时送我去医院。我没找医保卡，不让他告诉我孩子。跟他说：“我没病，医疗会妨碍我修炼。”我还说：“如果我这口气没了，你愿意，就守我一宿，不愿意就第二天来看我一眼，没缓了再告诉我孩子。”后来又让他

帮我放师尊讲法。有同修说我不在法上，要发正念清除，不让旧势力钻空子。我觉的是我要面对的问题。我不知道我大限到没到，不知道我的修炼状态配不配延长生命，不知道我修没修出世间法。我知道旧势力不会跟我开玩笑，我也知道该管的能管的，师尊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一切交给师尊。

难中我不忘使命，三件事一直用心在做。学法、炼功、发正念，包括清除邪党的跨境镇压；自己写，帮同修写心得体会，各类征文等；家里是集体学法炼功点，能组织同修看神韵，中转经文，真相资料，明慧网等视听文件，三退名单；参与真相币项目；大量保管大法书等等。有机会也能面对面讲真相救人。

法理明白，心就敞亮，人乐呵呵的。眼睛不方便，摔个皮破血流，筋伤骨折，第一反应就是乐了。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哪怕面对死亡，心纹丝不动，沉稳的自己都惊讶。这是来自大法的智慧和力量。修炼人遇到常人中的好事，比如：善报福寿；坏事，比如：恶报灾病，都是好事，都不偶然，都有自己要还、要悟、要修、要提高的。我会珍惜这万古机缘，真修实修，做好三件事，不负师尊苦度，跟师尊回家。

祝法会圆满成功。谢谢师尊，叩首。谢谢同修。

合十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是高高在上的显示心吗？看不上人不就是妒嫉心吗？而且给同修送播放器的心也不纯净，心想：我不掺和任何事，就是觉的让他们听听《明慧周刊》好了解师父的正法进程。眼前出现的这些矛盾与我无关，因为我没参与，也没有指责。

这不是推责任吗？出现任何事推责任不是党文化的表现吗？法中不是告诉我们两个人发生矛盾第三者看见了都要找自己吗？更何况是发生在我们神圣的学法小组中的事情呢？

我的空间场这么不纯净，难怪电话接通了对方都不讲话，而且我的不满情绪也是怨恨心的表现哪！旧势力抓住把柄下手迫害，我这不是给师父添麻烦吗？

二、受益于大法却没有证实法所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

我今年已七十有余，大年初一这天，我本不想和丈夫回老家拜年。可我们这里有个习惯，本家族大年初一这天，晚辈人都要到长辈家去拜年。

我们居住在县城，离老家村子有十五里路。尽管公婆已去世多年，但家族中长辈还有几家，所以，除疫情三年封控外，我们每年都回去。我们这个家族居住的很开阔，真是从村东头到村西头，最近又多了新民居，拜年的过程都是步行，人们从家里走出来开始是三五成群，后来就一大帮人一大帮人的在街上走，当遇到其他家族的人大家都互相打招呼问声过年好，大概得从早上八点到上午十点多钟才能走完。

走东家串西家的，谁家都是花生、瓜子、水果、茶水的招待，倒是挺热闹，说实话，也是很累人的。我们这辈人数我岁数大，但我们辈份小。有人比我小一、二十岁却是长辈。一般女的到六十岁时就不出来拜年了，都是由男

空间场，清除迫害自己肉身的一切邪恶烂鬼共产邪灵，从思想上全盘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其它安排都不要，有漏会在法中归正。

整整一个晚上我都是这样过来的，我警觉了，旧势力这是想毁掉我呀，究竟是哪颗不正的心让旧势力钻了空子而招致的迫害呢？因为我从法中知道，旧势力对每个大法弟子都做了一系列的邪恶安排，包括大法弟子到什么时候想什么、做什么，会出现什么状态，都安排的非常细致。大法弟子只有按照法的要求去做，也就是说只有走师父安排的路，才能破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

于是我开始认真的向内找，从近期的一思一念到言行一点一点的捋顺。

一、是不纯净的心引来的麻烦

追溯到腊月二十七，在学法小组上，同修们七嘴八舌的指责一位在外地做生意的同修夫妇。他们借了学法小组一位同修几万块钱，也不说还，而这位借钱给他们的同修又因为病业关没过去住进医院。同修们猜测与借钱不还心里过不去有关。其中一位同修就打电话过去告诉了在外地的同修，因此，还产生了矛盾。

我当时认为，大家是在用人心、人念、人情看问题，曾两次打断谈论。我说，大家都是在迷中修，不知道其中的因缘关系，从法中我们知道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发生，我们都向内找，修自己，看看这件事情是对着我们的什么心来的。

我虽然这样说了，可是我的心并不纯净，是在看不上同修们这样讲话的前提下说出来的，而不是为了整体提高讲的。而且讲的过程中语气也不平和，这不是私心吗？不

放下怕、斗、恶 慈悲心就出来了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我看着听着也知道了其实他们也是老实人，并不恶，警察只是他们的工作，我对他们冰冷的心也融化了。我和同修们在一起交流这个事：以恶治恶是没有用的，即使我们赢了把他们赶出去了又能怎么样？他们还是没得救，我们也没有提高。所以我们决定改，改变态度，改掉怕和斗恶的心，改变向外赶他们的心。

——摘自本文

师父好！

同修们好！

二零一五年诉江后，每年邪党开会前警察都会“例行公事”一样来我家，前期我把他们的上门叫骚扰，大嗓门的把他们轰出去。后期我才明白，他们当中也有好人，也要明真相得救，而上门就成了桥梁。下面我想说一说我是如何转变对警察的态度的。

一、内心对警察有观念，所以表现出来的都是恶和斗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运用手中权力胁迫中共警察肆无忌惮的抓捕、迫害大法弟子，所以我内心深处对警察一直有一种对立的观念，现在看来就是一种怕。实际上警察和大法弟子并不是对立的，警察也只是被利用了。而我因为怕，潜意识中就会不自觉的想保护自己，就想要和人斗。

他们第一次来是二零一六年暑假的一个下午，村长带

着镇上派出所所长大概六、七个人，闯入我家。当时我没在家，家里只有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儿。她见状赶紧迎了出去问他们要干嘛。他们吓唬我女儿说：“你妈在家吗？！”她说：“不在。”他们说：“你妈还炼法轮功吗？要是还炼就把她送去洗脑班关起来，再判她几年！”

他们肩上都扛着执法记录仪，闪着绿灯，女儿见这阵势，六、七个凶神恶煞似的站在院子里，有点害怕，但还是回复他：“放弃是不可能的了。做好人没错。”

然后女儿问：“请问你贵姓？”他说：“我叫某某某，是镇上的派出所所长。”

女儿又转头问其他人，他们当时没有防备，挨个都说出了名字和职务。

女儿就叫着他们的称呼，告诉他们炼法轮功没错。他们要我的手机号，女儿不给；要我丈夫的，女儿也不给。最后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辅警说：“怎么也得给我们一个电话啊，不然交不了差。”女儿看实在没办法了，给他说：“留我的吧。”然后说了个假的，他们就走了。

我回来听说情况后，晚上就找到村长家，问他为什么带警察去我家。村长说：“他们就说找你，也不说为什么事，我就带他们去了。要是知道为这事，我才不去呢。”

我说：“他们这是在迫害好人，以后别配合了。”我把带来的真相小册子给村长留下，希望他看明白以后不要再配合迫害大法弟子。他留下了，而且他说：“警察说你家人真有素质，要是换作别人家，他们不是被骂出去就是被主人拿着铁锹轰出去。”

第二天上午，警察又来我家。当时我去买菜，又是女儿一个人在家。这次只有所长和一个辅警。女儿没有了上

开口呢，他就走到过道里了。A同修看见她丈夫正在过道里干活，怕丈夫反对，就又打了退堂鼓了，没讲成。

装窗帘的人走了，A同修遗憾的回到屋里，觉的有些失落。过了一会，A同修觉的腰部有些不舒服，等晚上回到家腰疼的就动不了了。A同修对我说，那个难受劲和你过年的时候腰疼的症状一模一样，整整二十八天才好。她接着说，通过这件事，你当时说的那句话，是受益于大法却没有证实法所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现在我体会到了，可那时我是不认同的。

事情还要从今年大年初二说起，那天吃过早饭，我去给一位在外地做生意回家过年的同修送语音播放器，里面装有语音版《明慧周刊》和修炼园地交流文章。因我没去过她儿子家，按照其他同修告诉我的地址去找。没找到，就返回找另一位和其丈夫有电话联系的同修要了电话号码。回家拨通电话，对方哼哼唧唧的一句话也不讲。一连拨通三次都这样，我就不耐烦了，心想：算了，不去了，为了你们好还这样，就算是陌生电话也能听的出来我是谁呀？何况我都告诉你我是谁了呢？

当天上午十点半的时候，我感到腰部有些不适，就背靠暖气片学法。当我看了二十页的时候，腰痛的已经坐不住了，午饭都是丈夫给我端到床边凳子上趴着吃的。

到了晚上，我腰痛的起不来了，动也动不了，真是趴着不行，坐着不行，平躺侧卧都不行，甚至连吸气、咳嗽都痛的够呛。心想，这是怎么了呢？怎么这么大的业力？

我想听师父讲法，又觉的用我现在能做到的哪种姿势听法都是对师父的不敬。于是我就开始听《修去怨恨心》、《修去安逸心》的语音交流文章，一边听一边发正念清理自身

消业中向内找自己的一思一念

——按师父的要求做 才能破除旧势力的迫害

文：中国河北大法弟子 净莲

【明慧网】到了晚上，我腰痛的起不来了，动也动不了，真是趴着不行，坐着不行，平躺侧卧都不行，甚至连吸气、咳嗽都痛的够呛。心想，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大的业力？整整一个晚上我都是这样过来的，我警觉了，旧势力这是想毁掉我呀，究竟是哪颗不正的心让旧势力钻了空子而招致的迫害呢？于是我开始认真的向内找，从近期的一思一念到言行一点一点的捋顺。

——摘自本文

八月上旬，A同修来我家，讲了这样一件事：四、五月份的时候她和她丈夫在老家装修房子，七十岁的她搬桌子抬床的样样不示弱，而且连吃饭睡觉都在安排每天的活怎么干。一天，安装窗帘的人来干活，需要借助床的高度，但A同修家的床离窗台稍远点，她怕那人有闪失，也就站到床边，在那人的身后保护，A同修对我说，他要有闪失，我一定能扶的住他，我就有这个自信。

我笑着问同修，你的自信来自哪里呢？A同修没有回答我的问话，而是点着头重复了一句说，我真的有这份自信。我问同修，你跟他讲真相了吗？A同修回答说，我一直想讲，但是怕他分心，就想等干完活再讲，没想到，那人干完活收拾完东西就往外走，心想：那就到门外讲吧。还没等我

次的慌张，很客气的请他们进屋。他们一进屋看到墙上贴的真相福字和挂历，什么也没说。

所长坐到炕上就问我女儿：“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女儿就给他们讲邪党是如何炮制的自焚伪案。大概十分钟后，他的电话响了，其实是外面有接应他的人，他们商量好进去十分钟后就打电话往外叫人。

女儿站起来堵住门口，不让他们走——难得有警察主动来问事情的真相了，怎么会让他们轻易走掉？又说了十分钟，他们往外冲。女儿又拉住他胳膊往回拽，最后又来电话才走掉。

我回来一听，又找到村长问他：“他们怎么又来了？”他说：“我也不知道。”我问他：“我给你的小册子看完了吗？”他说：“还说呢，我还没来的及看，被派出所的拿走了，他们说先拿去看看。”我明白了，他们就是表面吓唬，实际是来听真相的。

他们没见到我不罢休，过了两天又来了。这次我和他们刚好在门口碰上。知道人家是来听真相的，可因为紧张和害怕就是没办法平和的说话。我凶巴巴的问他们：“你们是干嘛的？”他们嚣张的说：“派出所的。”我说：“派出所的，走错门了，我跟派出所的没关系。我没犯错也没犯法。”

一个二十来岁的辅警上来就问：“你是谁谁谁吗？”我说：“你问这个干嘛？是又怎么样？”他说：“咱们去你家屋里说。”我说：“别去屋里，咱们去大街上说。”

当时大街上好多人，都在看热闹。我喊丈夫：“把我手机拿出来，我给他们录像。”他说：“别去。”我问：“你叫什么？我把你名字记下来。”他眼泪就出来了，说：“大姨，别记我名字了。”

丈夫一看是他们，很生气，就质问他们：“你们干什么来了？还让不让人过日子？！”他们一看是男的，就不客气了，即刻变成流氓嘴脸：“你嫌上你家来啦？我一个电话就叫一百个警察过来。”

我一听，接过话就说：“你叫警察干嘛？有本事你把习近平叫来，那多了不起啊。”他马上怂了：“我哪有那本事啊。”我故意大声的质问他们：“你们找我干嘛？你们穿着警服，开着警车，又说不出我到底怎么了，你知道给我造成多大的影响吗？”

那小辅警吓的赶紧说：“大姨，你小点声音。”我说：“干嘛小点声音，我又没干缺德事，我又不怕人知道，走，咱们别在这说，去大街上说，让老百姓们都听听，你们到底干嘛来了。”说着，我就拉着他往外走。

他急忙劝我，劝也不管用了，到过道头，我还是大嗓门故意说给街头上的邻居们：“你们到底找我干什么，我怎么了，你们说啊？我犯了什么法吗？”他们什么也不说了，一溜烟钻进车里要跑。

我说他们：“站住，你们小小年纪，别替江泽民迫害大法弟子了，对你们不好……”他们跟木头人一样一步也不敢动。

我说了很多，他们车也不敢启动，等说的差不多了，我发话：“行了，走吧，以后别来了，跟着江泽民违法不好，别给江泽民当枪使了。”那车起步的速度好象后面有人追一样。

邻居们问怎么了，我说：“就为我炼法轮功，他们来骚扰，来了也说不出什么。这不，干了还怕人听见，跑了。”邻居们都说：“别理他们，整天不干正事。”

我一听，心里乐了，顺便给邻居们也解开了疑惑，不然，

三、跳出具体问题看本质，事情才会明朗

恐惧多是来自于无知。我们要透过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看明白这件事背后的真正目地是什么，才会少犯错，才会在救人上事半功倍。

回想自己这些年被“怕”操控的也挺可笑的。当了解了整个情况后，善和慈悲，还有兑现誓约的使命感也会油然而生，也就不怕了，理性就会回归。

师父让我们不错过每一个有缘的人，我们不能挑选。对警察这种工作性质的生命，我们要拿出更多的善，更多的慈悲，让他们真正体会到大法弟子的善良、明白了真相，这是我们大法弟子反迫害救人的关键一环。

利用一切机会救人，我们要做的就是救人，不管外部是什么表象，我们就是救人，所以请改变对警察的态度吧，他们中也有好人；当警察那只是他的工作，那身制服下面的生命也需要明白真相。我身边的同修有的已经去警察局堂堂正正的讲真相了，警察们也明白了大法弟子的善意。

以上是我这段时间的经历和浅显的认识，如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们！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今年六月份，他们又来了，当时是下午六点多，我正在洗澡。他们和我丈夫在院子里聊天等我。他问：“你炼吗？”丈夫说：“我不炼。”他又说：“这社会这么黑暗，我都不入党。”我丈夫说：“你说这个可别让你们领导听见啊。”他不说话了。

我洗完出来了，一看是他们，就问：“你们怎么又来了？进屋吧。”他们说：“不去了，大姨，在外面待会就行。”我又给他们说了很多现在的政治形势，要他们明理保身。小警察说：“大姨，你要是发材料，别让人举报。”

我说：“你知道材料上写的是什么呢？那是教给你怎么度过劫难，怎么保平安，那是救人的秘方，现在的警察一听说是举报法轮功的，人家都不出警，都在保护大法弟子。你别干缺德的事，给子孙后代积点福德。”

他听了马上对我说：“大姨，你打听打听你侄子什么口碑。你知道某某他妈（大法弟子）吗？发材料让人举报了。”我说：“举报的那个人太缺德了，他不明白真相啊。”他说：“他是个傻子。”

我又鼓励他：“我听说了，你们做的挺好，没有难为大法弟子就让她回家了。你记着经常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遇难呈祥保平安。”他问我：“不炼功的人念管用吗？”我说：“管用。三退保平安。”他说：“我没入过。”说完就走了。

这次我没有想他们录不录像，我就想抓紧时间多给他们讲点真相，我想救他们。

九月份中共搞大阅兵，要是换作以前，警察早就来了，我准备好了很多大纪元和新唐人的新闻报道，还有大法真相资料，等着他们，结果他们没来。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一定会在背后议论我，诋毁大法。我把虚荣心拿掉，把警察的所作所为曝光在众生面前，邻居们也明白怎么回事了。算是把自己因为怕心和紧张不会给警察讲真相这件坏事，转变成了好事吧。

过了一年，他们又来我家，为了见到我真是什么借口都用。当时全国普及反诈骗APP。有一天，他们拿着反诈粉色宣传纸又来我家。我当时把自行车放门口了，他们认得。刚要进来，恰巧被女儿堵门口了，他们就问：“大姨在家吗？”女儿微笑着问：“你们有什么事吗？”这次只有两个小辅警：“我们来给大姨送反诈宣传单。”女儿还是微笑着说：“哦，之前村里已经给普及过了，不用了。你们工作真辛苦啊，服务真到位，还亲自上门给民众普法。真是辛苦了，这个给我就行。”

他们又说：“我们给大姨吧？”女儿又微笑着说：“不用，我帮忙转交就行。”他们说：“这是大姨的自行车吧，大姨在家吧？我们和大姨说几句话。”说着就往院子里钻。女儿挡在他前面，还是目光坚定的微笑着说：“还有什么事吗？我帮忙转达。”女儿始终微笑看着他们，他们一看实在没借口可以说了，转头就走了。

我在屋里听见了他们的对话，本打算出来的，一听他们要走了就没出来。

过了几天，我在晚市上正和朋友说话，扭头就看见了那几个小警察。他们一看我在前面，撒丫子就往回跑，跑出去三十米，都停下来回头看我，乐着就走了。

二、放下了怕、斗、恶，慈悲心就出来了

后来几年，年年如此，他们不敲门就进门，进来什么

也不说，只要见到人就走。我也很生气，每当他们进来，我就举起手机，也给他们录。他们吓的扭头就跑。

现在的大陆警察大多都是托关系进来的，没有受过正规军警教育，根本就不懂法，不懂也就不怕，上边让干就干。尤其是在村里，他们对法律常识一点也不严谨，干事搞的和过家家一样。以前我们都是凶巴巴的给他们普法，告诉他们这样做是私闯民宅、侵犯人肖像权，警察在犯法，我们不配合违法行为，把他们赶出去。可是他们无动于衷，下次还来。

疫情期间他们又来了，我们都在家。女儿又把他们堵门口了，大声的质问：“你们警察是负责抓坏人的，为什么不干你们该干的，一天到晚来我家骚扰好人？我手机几年前在赶集的时候被人抢了，我报警，你们到现在还没给我找到，小偷也没抓到。你们把时间用在该干的事上不行吗？本职工作做不好，还天天做没用的。大法弟子都是善良人，你们专门欺负善良人。”

其中一个警察说：“去年我们破了一个案子。”女儿说：“一年就破了一个啊，你们这办事效率可够高的。你们要把骚扰大法弟子的时间和精力用来破案，多少案子都破了。”

我拦着女儿：“不要逞口舌之争了，他们也是执行任务，别难为他们。”我就给这些警察讲了红眼石狮和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他们听懂了，自己也说：“其实我们不想来，是上边一直催，不来不行，都是为混口饭吃。”

我态度改变了，他们的语气也柔和了许多，还和我说了很多他们有多难做。那之后，他们再来就悄悄的进大门，在院子里小声的喊：“大姨，大姨……”我看着听着也知道了其实他们也是老实人，并不恶，警察只是他们的工作，我对他们冰冷的心也融化了。

我和同修们在一起交流这个事：以恶治恶是没有用的，即使我们赢了把他们赶出去了又能怎么样？他们还是没得救，我们也没有提高。所以我们决定改，改变态度，改掉怕和斗恶的心，改变向外赶他们的心。即使他们是带着命令来的，那也是人这层的外因，总得有个理由让警察进门听真相啊，还可能是师父用这种方式把他们送到我们身边来呢，不然，底层警察哪有机会听真相？在对话过程中，也听的出来，他们是很迷惑的，上边让干就干，可是法轮功是什么，他们一片空白。

去年十月份，两个警察又来我家。进门先说：“大姨，你看记录仪并没有开。”他们现在换花样了，两个人一起进来，一个负责说话，另外一个负责用手机偷录。也是太无奈了吧。

录就录，只要我们一碰面，他们就录上了，任务已经完成。我想到我要改，不能让他们白来，要对他们善，而第一步就是尊重。我就请他们到屋里，象招待客人一样招待他们，端茶倒水，拿水果。

他们有点受宠若惊。硬着头皮坐下来和我聊天，我就从头到尾把大法的基本真相给他们讲了一遍，还有因为我诉江而被单位从经济上迫害的事，并且还为以前不好的态度和他们道歉。他听了以后和我说：“你就去找单位，把钱要回来，不管怎么样也要把钱要回来。”

说着电话响了，有报警的，他们得马上走。那个常来的小辅警已经升级为正式警察了，临走前，还特意把我给他倒的茶水一口气喝完，还是懂礼数的。通过这个细节，我心中升起了善念，他们都是比我孩子还小的孩子，我要救他们。